

工人曲艺创作 演唱材料 12

(反右特刊第四輯)

目 錄

- 大事一件……………罗大鑾(2)
- 不繳械我們决不放过……………陈 淨(6)
- 右派分子牛立華……………周应政(7)
- 不平常的視察……………張友松(9)

重慶市劳动人民文化宮工人業余曲藝學習班編印

1958.2.

PDG

工人曲艺创作

演唱材料

12

(反右特刊第四輯)

目 錄

- 大事一件.....罗大鑑(2)
- 不繳械我們决不放过陈 淨(6)
- 右派分子牛立華.....周应政(7)
- 不平常的視察.....張友松(9)

重慶市劳动人民文化宮工人業余曲藝學習班編印

1958.2.

大事一件（金錢板）

寫作初級班一組
重慶煤礦局工會

羅大鑑

三伏天象火烤暑熱一片，
芭蕉葉子“炎塌塌”起了卷卷，
趁晚涼遍地有人在把心散，
廠房外三三兩兩在談“鳴放”鬧的
正歡。

水池邊蹲着個人他一手撐臉，
時而恨時而笑象發神經一般。
過路人都掉頭看他兩眼，
他原是小鬼收發會清泉。
會小鬼是廠里有名的“調皮搗蛋”，
活蹦活跳就象個猴兒一般，
出洋相他逗得老科長笑彎腰杆，
憂愁人碰見他也會喜歡。
這一下為啥事心頭不滿，
忽然間繃緊臉必有根源！
原來他正想起剛才發生的事情一
件，

和馬干事鬧一架心頭發煩，
想起他与老馬同寢室又一起吃飯，
平素間好得來真象是兄弟一般。
這一回為“鳴放”鬧點意見，
悔不該一下子就把臉翻。
他那知道我心頭有大事一件，
一心嫌這工作工資低事情麻煩！
這件事工會的李秘書曾許過心願，

答應要為我幫忙反映上邊。
這兩天正盼望李秘書回答意見，
誰知他剛才把李秘書數說一番。
說什麼李秘書鳴放中毒辣陰險，
是別有用心專門找空子在鑽，
三句話說得我心頭火濺，
使性子側身就車向一邊。
會小鬼一個人正獨自埋怨，
猛然被一隻手扳住後肩！
扭回頭見李秘書正站在後面，
開言問：“小鬼！有啥心事把你挂
牽？

會小鬼低下頭撿塊瓦片，
悶住氣亂划大字不發言。
這李秘書伸手把他拉上坎坎
說：“我有個消息要和你談談。
你的事我已和主任談過兩遍，
王主任也同意要把你的工資添，
只是有件事情不大好辦，
有個人從中阻撓難以過關！”
這李秘書說了半截忽又中斷，
會小鬼心發急直把眼翻，
連聲說：“你說是這究竟是那個混
蛋？

他對我有意見為啥當面不談？”

李秘書嘴一歪推下笑臉，
說：“这个人天天和你脚步相連。
只不过为顧及同志情面，
不說出你自己也心頭了然。
曾小鬼一聽說就貼起兩只大眼，
緊盯着李秘書咬緊牙關！
李秘書又說交朋友不光看表面，
有些人当面好背后才亂把話添。
原来这李秘書是个坏蛋，
曾小鬼認不清人就受了离間！
这时正值厂里面烏云弥漫，
右派分子猖狂妄想变天。
那李秘書是右派中有名骨干，
他專找落后挤進步拉籠中間。
右派們曾一个个挨着盤算，
看中了曾小鬼頭腦簡單：
曾小鬼才入团剛把收發干，
入团后自滿情緒有些冒尖，
右派分子看准他这个弱点，
在暗中做文章挽起圈圈。
李秘書三翻兩次來把話談，
挑撥小鬼脱离党好拉在一邊。
一套鬼話他編得來神氣活現，
把小鬼墜入了云霧里边！
心想：李秘書对人真算得心慈面
善，
特別是最近更不比从前：
为工資他为我抱不平提了意見，
搞寫作他指点技巧从不厭煩。
从此后对老馬怀下成見，

感情上这一下轉了个大弯！
心想你進步我不尿你当个屁淡，
好，以后咱們各管各兩不相干！
兩朋友从此就鬧成了对立局面，
曾小鬼和李秘書愈來愈甜。
碰見老馬就偏过头裝未瞧見，
要說話心里頭更不耐煩。
这馬干事是黨員在把福利委員干，
曾介紹小鬼加入青年团。
这一向他覺察小鬼感情在变，
前后思左右想也找不着根源。
漸漸地他才把綫索发现，
是李秘書在里头挽了花圈。
这李秘書对于党一向不滿，
恐小鬼受蒙蔽頭腦簡單。
他决心找小鬼談一談慢把他劝，
这小鬼怀成見不肯攏邊。
这一天六點鐘剛吃过晚飯，
跨出門和小鬼要打个对穿。
曾小鬼見老馬剛想背臉，
馬干事早迎上來站在面前，
一把就拉住他眯起一雙眼，
說：“小鬼，走，上馬路轉上一
圈。”

馬干事一路走有說有笑春風滿面，
曾小鬼气冲冲臉朝半邊。
說着說着就談到鳴放上面，
老馬才漸漸地把事情說穿。
他說：“李秘書長時間对党不滿，
他攻击党句句話最刻薄尖酸……”

話未完曾小鬼早繃起臉，
他說：“你說老李就象是說我一般！

撒開手一車身就向后轉，
還說：“鳴放是上級号召与你无

關！
人家是幫助黨在提意見，
你不是背着李四又說張三！”
曾小鬼忙去找李秘書講了一遍，
那李秘書聽完后暗把仇恨藏在心間。

他說：“人家是黨員有組織照看，
象你我都落后怎能和人家一般！”
以後二人更親密常進出餐館，
曾小鬼腦子里早把組織丟在一邊。
右派四處拉攏人更狂妄大胆，
到處点火攻击黨挑撥離間。
馬干事的大字報剛一出現，
馬上就遭到了右派們的瘋狂圍歼。
曾小鬼對於黨原本是莫得意見，
那經得知心朋友幾次動員。
對他說：“黨這樣虛心的征求意见，

你有委曲難道還壓在心間？”
听這話象喝了燒酒一碗，
曾小鬼決心要上台發言。
頭回說對個別黨員有意見，
二一回就夸大說黨員一手遮了天！
右派分子對小鬼大加稱贊，
一雙手把小鬼捧上了天！

這件事就象是水波擴散，
一道波推一道波越浪越寬：
這些話在群眾中造成混亂，
有些人也跟着來把油添！
馬干事每晚上苦口還把小鬼勸，
心里頭為小鬼暗把心耽。
這會小鬼心氣高那里在眼，
身子象站在了云里一般，
心想：你三句話离不开立場觀點，
听起来象麻雀叫真討人嫌！
誰知道這事情就象云彩變幻，
昨天落雨今天晴烏云散完，
霹靂一聲人民日報社論出現，
是狐狸都現原形一目了然！
人民群眾一个个盡開笑臉，
曾小鬼才剛清醒還直打旋。
他心想：莫非我真的糊塗受了騙？
李秘書真莫非也參加了右派集團？
成天里他迷糊糊搞得來神思紊亂，
前一思後一想真象是作夢一般！
眼看着這情勢一步步發展，
果然就揪出了李秘書右派集團。
曾小鬼這一下才真正擦亮了眼，
又是悔又是恨心頭好似滾油煎。
大小會低下頭他簡直不敢把人看，
緊閉嘴就象啞子吃了黃連。
同志們一个个理直氣壯說得頭上出汗，
只剩他一個人不開口才叫孤單。
漲紅臉也學着喝斥一遍，

話出口也有氣無力象游絲一般。
坐下來捧着頭暗自埋怨：
恨只恨是自己的立場還未站端，
因此上才被利用受人欺騙，
跟壞人去放火還把柴添。
哎！風浪中為啥子自己已經不住考驗？

為啥子別的人能站穩象根旗竿？
他一起起這些事就出冷汗，
成天里低着頭自覺無顏。
特別是對老馬他覺沒臉，
好幾次碰到他就溜向一邊；
同宿舍半夜上床他清早不見，
你往東來他向西就轉個大圈。
有一回曾小鬼剛到廁所去解便，
一幌眼老馬就站在路中間，
退不贏慌忙往廁所旁邊閃，
一抬頭才鑽進了女廁所里边！
忽听背後腳步响有女同志在喊：
“喂，你們在干啥到處亂鑽？”
猛回頭外面的吼声响成一片，
小鬼呀恨不得臉朝縫縫里鑽。
馬干事見此情忙笑容滿面，
寬懷小鬼放大胆站在人民一邊：

“只要你堅決鬥爭划清界綫，
一定能鍛煉自己將眼界放寬！”
曾小鬼感動得淚花直轉，
一股熱氣直冲上鼻子尖尖。
心里頭解開吊桶放大了胆，
他咬緊牙：“我死也要把右派分子
的把戲揭穿？”

這鬥爭的形勢象浪潮擴展，
右派集團象破木船飄在浪中間，
那落荒的狗口認輸怨氣不散，
到死還想咬一口挽個花圈。
曾小鬼挺身而出象顆炸彈，
這時才覺到氣填胸咬緊了牙关：
“是你們挑撥我對老馬不滿，
是你們背着人亂造謠言，
我一時間受蒙蔽任你欺騙，
現在來與你們拚死活休想滑過关！”
大會上他一五一十、從頭到尾、咬
牙切齒說了一件又一件，
一件件把右派們的家底全揭穿。
話剛完會場上响起了掌聲一片，
曾小鬼不覺得兩顆淚珠挂在眼前！
這晚上他日記里記上了大事一件：
跟着黨要象葵花向着太陽一般！

不繳械我們決不放过（金錢板）

寫作中級班甲組 陳 淨
市政運輸工會

全國人民反右派斗争搞得热火，
把右派分子一个一个向太陽下面
拖。

照妖鏡把他們腸腸肚肚都照过，
心眼黑心子爛都是差不多。

它們原本是一伙，

首先挂帅的是章、罗。

只因为解放后資產階級关不倒火，
再不能騎在人民头上来作惡。

只好順風轉了舵，

口蜜腹劍陽奉陰違賣假藥。

先把持民主党派作資本，

然后在四面八方招攬罗。

借党整風到处点火，

趁机想把人民政权夺。

說什麼“人民在挨餓”，

說什麼“共产党不能領導科学”；

說什麼“党天下”、“清一色”，

“江山應該輪流坐”；

說什麼“肅反运动冤枉的好人实在
多”；

說什麼“人事部門好象派出所”；

說什麼“早已染沉痾”；

那曉得人民的眼睛雪亮不过，

全國人民馬上反击用事实来辯駁。

旧社会哪一样跟新社会比得过，
你忘記了“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
國”。

我們拥护共产党，

决不讓右派分子把党群关系来挑
撥。

工人說：“旧社会我們当牛馬，
新社会生活改善好处多。

你想拉我們走資本主义的道路办不
到，

我們是領導階級不容你睜起眼睛打
胡說。

那个要殺共产党，

我們要用鉄錘把它錘成粉末”。

農民說：“合作化硬是好得很，

工農联盟好处多，

日子越过越好过，

有吃有穿真快活。

那个要殺共产党，

我們用鋤头挖它的老窝。”

全國人民擦亮了眼，

画清界限，再不受他們花言巧語
“啊”。

右派分子一見事不妥，

馬上收兵想退却。

有些人假装低头在悔过，
有些人避重就轻想滑脱，
有的强硬不认错，
有的装死又卖活……
说什么我一贯跟着共产党，
把我烧成灰，反动两字都找不着；
说什么我的立场不稳，无心把话
说错，
原谅我的血压高，感情弱……。
企图这样就把关过，
认为把他奈不何？
那知道如意算盘又打错，
人民不让他跑脱。
大家纷纷来揭露，
把他们进步外衣层层剥。
有的在国民党把高官做过，
一贯把人民的血汗喝；
有的是反共臭名久彰著，
解放前大批把共产党员、进步人士
捉。
尽都是把劳动人民作牛马，
真是又歪又丑恶。

不思量人民对你们宽大不过，
解放后不究以往仍给你们干工作。
地位高来待遇厚，
恩将仇报为什么！
我们要警告这些坏家伙，
你们要革面洗心牢记着。
我们拥护共产党永久掌舵，
决不容资本主义再复活；
我们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只有党才能把我们带过河。
人民的江山是钢铁一座，
想推翻除非是石头开花，马长角。
右派分子休想躲，
必须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质
说。
你们卖的啥子货，
不怕你们的板眼多，
面前摆有两条路，
赶快选择不许拖。
不缴械我们决不放过，
不投降我们的斗争决不煞摆。

右派分子牛立华（金钱板）

写作中級班乙組 周应政
(63号信箱工会)

右派分子牛立华，
心惊肉跳没抓拿，
三餐茶饭吃不下，

陰倒在摆脑袋瓜。
表面上装着笑脸打哈哈，
心头上一把算盘细打划。

你要問：他把算盤怎么打，
細听我來說根芽：
都知道解放几年成績大，
共产党处处为大家。
建設祖國有計劃，
工農業生产不断在增加。
生活提高改善大，
人人心头笑开花。
牛立華睜着眼睛說瞎話，
顛倒黑白他呱呱。
說甚么如今是个‘党天下’，
大小單位都是黨員在当家。
也不管才能小与大，
是黨員都要領導大家。
哼！黨員尽都是些麻扎扎，
坏蛋黨員要占百分之九十八。
这些人把馬列主义的牌子挂，
骨子里个人主义就数他。
他还罵：工農干部沒文化，
怎么能当家作主治國家。
工人們都是些蠢才牛馬，
不过是应声虫順口打哇哇。
无德无才他們懂得啾，
厂工会主席也不如我牛立華。
又誣蔑苏联政策有虛假，
說啾子艾森豪威尔主义頂呱呱。
牛立華的狗胆才叫大，
还誣蔑毛主席的报告有偏差。
長期共存是在說鬼話，
設圈套一党專政来当家。

反右派完全是在收和压，
共产党的缺点不檢查。
他还說周总理的报告偏向大，
強調成績把功夸。
党报尽在說假話，
老說好的，坏事不揭发。
共产党一向做事把手段耍，
欺騙群众哄大家。
說起来肅反的偏差真是大，
許多好人遭審查。
如果把反革命分子算一下，
十分之九都搞差。
牛立華算盤打得不算傻，
蔣介石听了会夸奖他。
正是他洋洋把党罵，
反右派的烈火燒着了牛立華。
职工們擦亮眼睛識奸詐，
辯論会駁得他啞口无言沒話答。
牛立華裝模作样弄虛假，
他說道：“我青年幼稚認識差。
感情冲勁我說錯了話，
下一回，我要努力學習作檢查”。
他只想馬馬虎虎編假話，
蒙混过关騙大家。
到会的同志发了怒，
一致警告牛立華：
这个說：“你應該回头是岸懸崖勒
馬。
徹底交代休要耍狡猾”。
那个說：“右派分子的進攻一定要

打垮，
我劝你赶快缴械投降吧”？
职工們反右派斗争的决心大，

保衛社会主义的好國家。
牛立華孤立无援下了架，
只見他胸前挂个腦袋瓜。

不平常的“視察”（相声）

寫作初級班一組 張友松
西南建筑四公司工会

甲：哟！您来啦？

乙：来啦。

甲：上哪去来？

乙：看了一场熱鬧。

甲：在哪呀？

乙：广东，

甲：看的什么？

乙：看的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先生下鄉“視察”广东省所屬焦嶺、梅縣、兴宁等地的經過情况。

甲：这些地方您都到啦？

乙：都看啦。

甲：您跑的地方不少呀？

乙：我哪也沒去。

甲：哪也沒去！这么說您是做梦看到的。

乙：在报纸上看到的。

甲：您談談他的“視察”經過吧！

乙：有人說：“在農村中由于征粮及各种稅收过重，征購農产品的价格偏低，國营商店的利潤

过高，因此广东人民已接近了餓死的邊緣。”

甲：这是真的嗎？

乙：罗翼群先生为了搜集“广东人民接近餓死邊緣”的具体資料，決定親自到農村作一次“視察”，在“視察”当中他見到農民就問：“粮食够不够吃？油肉够不够吃”？他甚至看着身体非常結实的農民也要問：“你的臉上怎么这么黃呀”？

甲：这是什么意思？

乙：罗翼群先生从兴宁到平远，从平远到焦嶺，从焦嶺到梅縣，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鄉村，不知走了多少个地方，碰到了多少个人，費了多少力气，出了多少汗，挨了多少罵，碰了……

甲：唉唉，您还有个完沒有？

乙：凡他所到之处，均受到成千上

万的群众一陣……

甲：一陣欢迎。

乙：一陣臭罵。

甲：唉，我問您：誰說的“广东人民接近了餓死的邊緣”？

乙：右派分子罗……

甲：罗隆基。

乙：罗翼群。

甲：是他自己說的。

乙：不是他自己說的，是您幫他說的。

甲：（随声地）对罗。（猛覺失言）不，不……这是什么話！

乙：这次他就是借視察之名，一方面为他的謬論找尋証据，另一方面去到農村進行点火，企圖用他的謬論煽动群众作为他向党進攻的根据。

甲：野心真不小呀！

乙：罗翼群先生到焦嶺“視察”时，当地工人農民以及学校师生、机关干部、商店的店員、城市的居民、商人、小販都當場向他提出質問。

甲：那还有不質問的！

乙：这个說（气憤地指甲）：“你为什么說广东人民接近餓死的邊緣”？那个說：“你根据什么說广东人民接近了餓死的邊緣”？

甲：您怎么指着我说呀！

乙：許多人还用親身經歷的事实来駁斥罗翼群的謬論。

甲：看他怎么答复！

乙：在这些无可辯駁的事实面前，罗翼群理曲詞窮，只好站起来向大家說：“我……我……

甲：“我不該說”。

乙：“我沒有說”。

甲：他賴賬啦？

乙：罗翼群遭到群众憤怒的反击后，一看事情不妙，于是在第二天一清早就来一个脚板上抹油，

甲：什么意思？

乙：溜走了。

甲：这回該老实啦！

乙：他並沒有死心，又溜到其它地方去繼續点火罗！

甲：右派分子真頑固。

乙：他溜到梅縣，遭到在焦嶺同样的反击后，又溜到兴宁，在兴宁，各界人民又举行駁斥罗翼群謬論的座談会，这个會議原来是邀請的一百五十人参加，結果是足足的来了一……

甲：一百五。

乙：一千五。

甲：真帶勁。

乙：在这个座談会开得正热烈的时

候，忽然发现罗翼群不见了。

甲：那去啦？

乙：从后门溜走了。

甲：真滑头。

乙：这以后，他发现在兴宁这个地方，还是找不到他贩卖反动言论的市场，如果再呆下去，不但不能达到他煽动群众的目的，反而会受到群众更有力的反击，于是他一想：还是来一个……

甲：脚板上抹油！

甲：又准备溜到什么地方去？

乙：回广州。

甲：这回他死了那分心啦！

乙：可是回不了啦！

甲：怎么？

乙：从兴宁到广州沿途各地的群众都在路上等着他说理哩。

甲：好啊！

乙：七月五日他乘车由兴宁出发，车子刚到河源县，就又被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包围了。

甲：看他怎么办？

乙：前面博罗、增城等地的群众，还早就在马路上等着他呢！

甲：这可没法走了！

乙：可是广州市还有更多的人等着他回去说理呀！

甲：那怎么办？

乙：省里领导同志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就想了一个办法，

甲：他自找的嘛！管他干什么？

乙：领导上马上派省政协副主席乘专车到河源来接他，并打电话叫博罗、增城等县的领导干部，说服群众不要半路拦车。

甲：现在他可以被包围了。

乙：不，从河源刚出来就又被包围了。

甲：县里领导同志没有向群众进行说服吗？

乙：说了，群众不答应！

甲：这就难了！

乙：群众都围着车子要继续与罗翼群说理。有的高呼，有的质问，有的痛骂，

甲：真是耗子过街，人人喊打。

乙：这时罗翼群缩在车厢里象死狗一条，一言不发，两手托住脑袋，象打“摆子”一样发抖。

甲：这就叫：放火不成，烧了自己。

乙：在这种情况下，县里领导同志又赶来再三的进行说服，后来总算同意他走了。

甲：快走吧！

乙：可是前面路上还有群众等着呀！

甲：这末说，问题就复杂啦！

乙：多虧来接他的那位副秘書長給
他想出了一个脫身之計，

甲：什么脫身之計？

乙：買了几条麻袋放在車上。

甲：沿途買点鄉下土产回去。

乙：把罗翼群盖着回去。讓广州市
更多的人民来裁判他。

